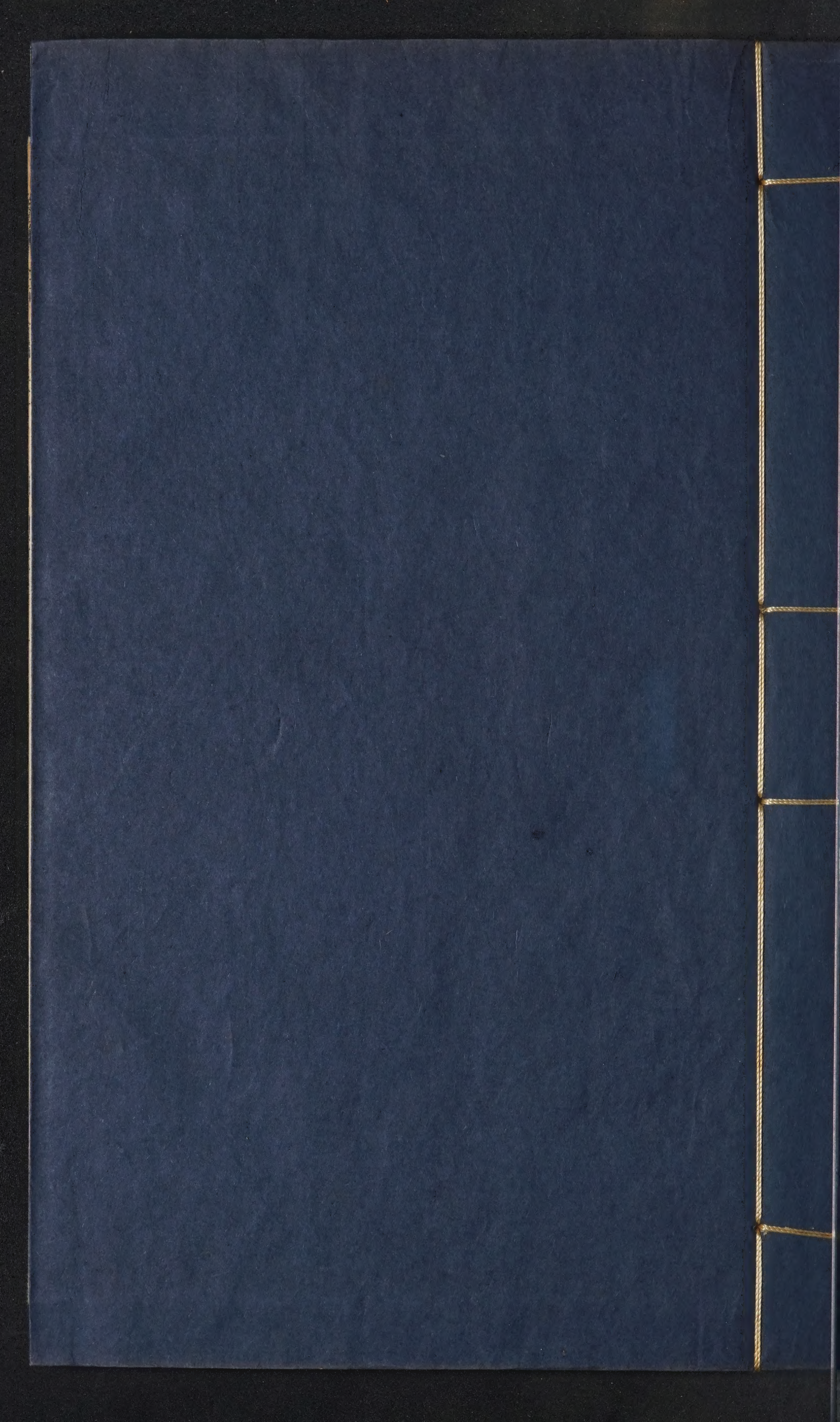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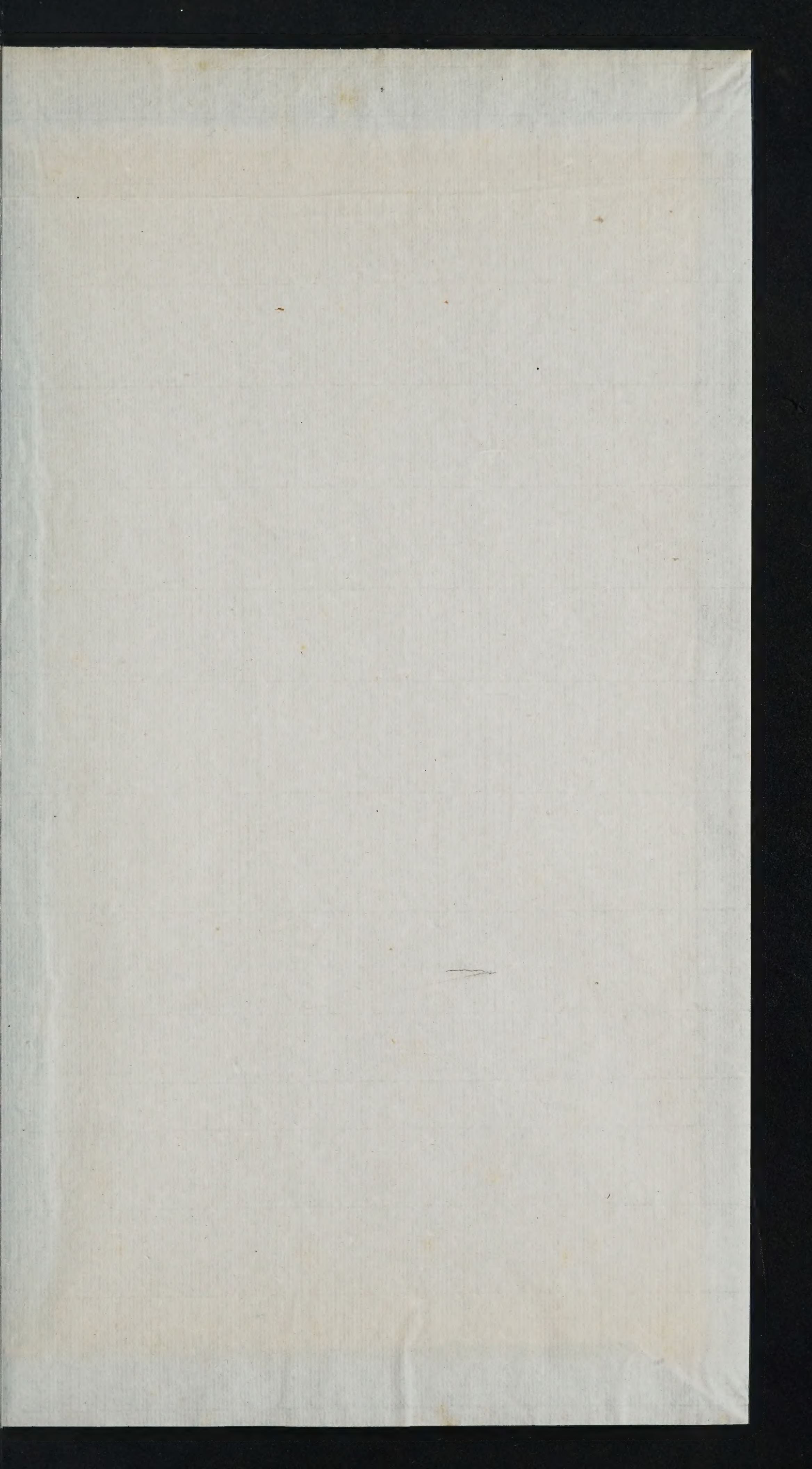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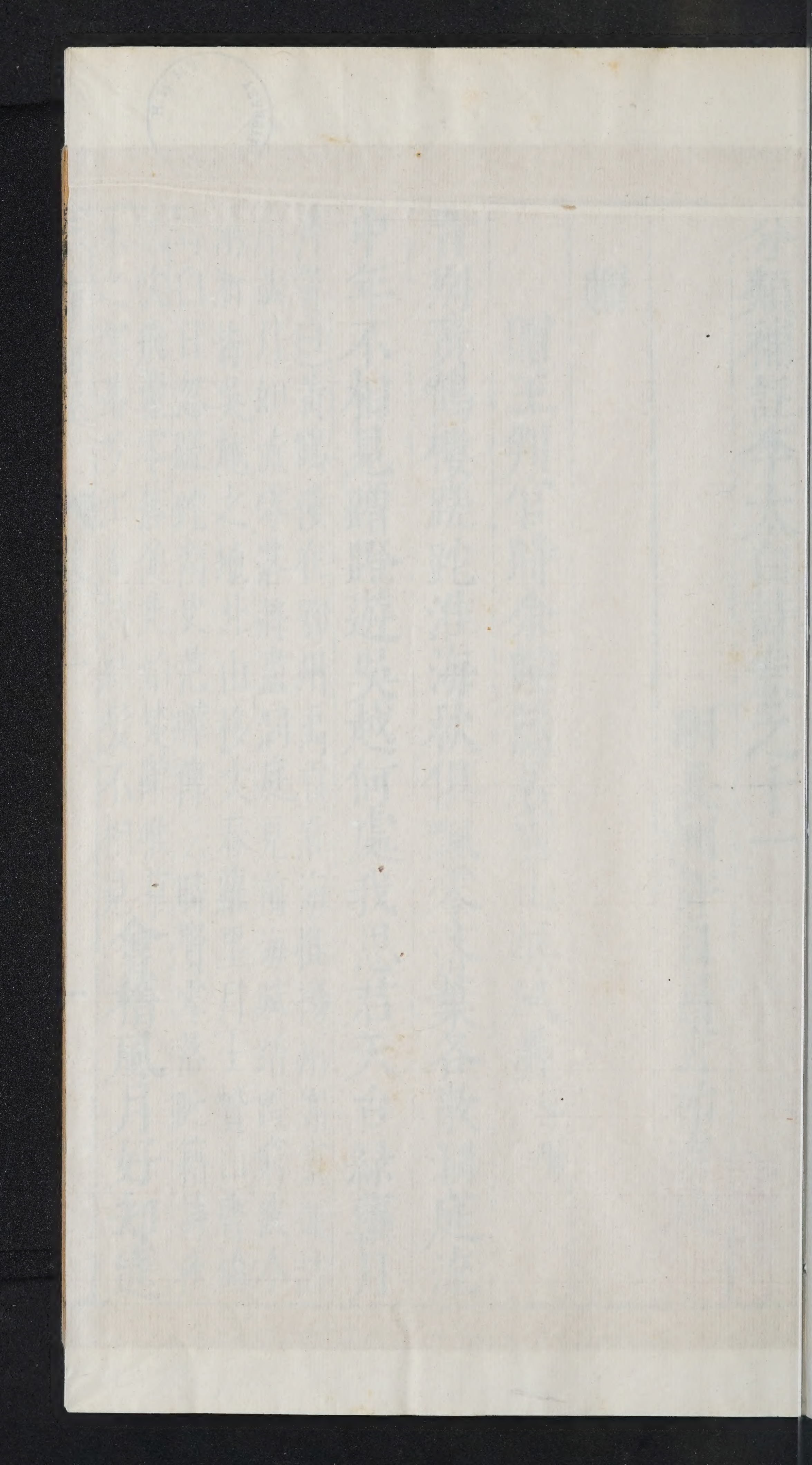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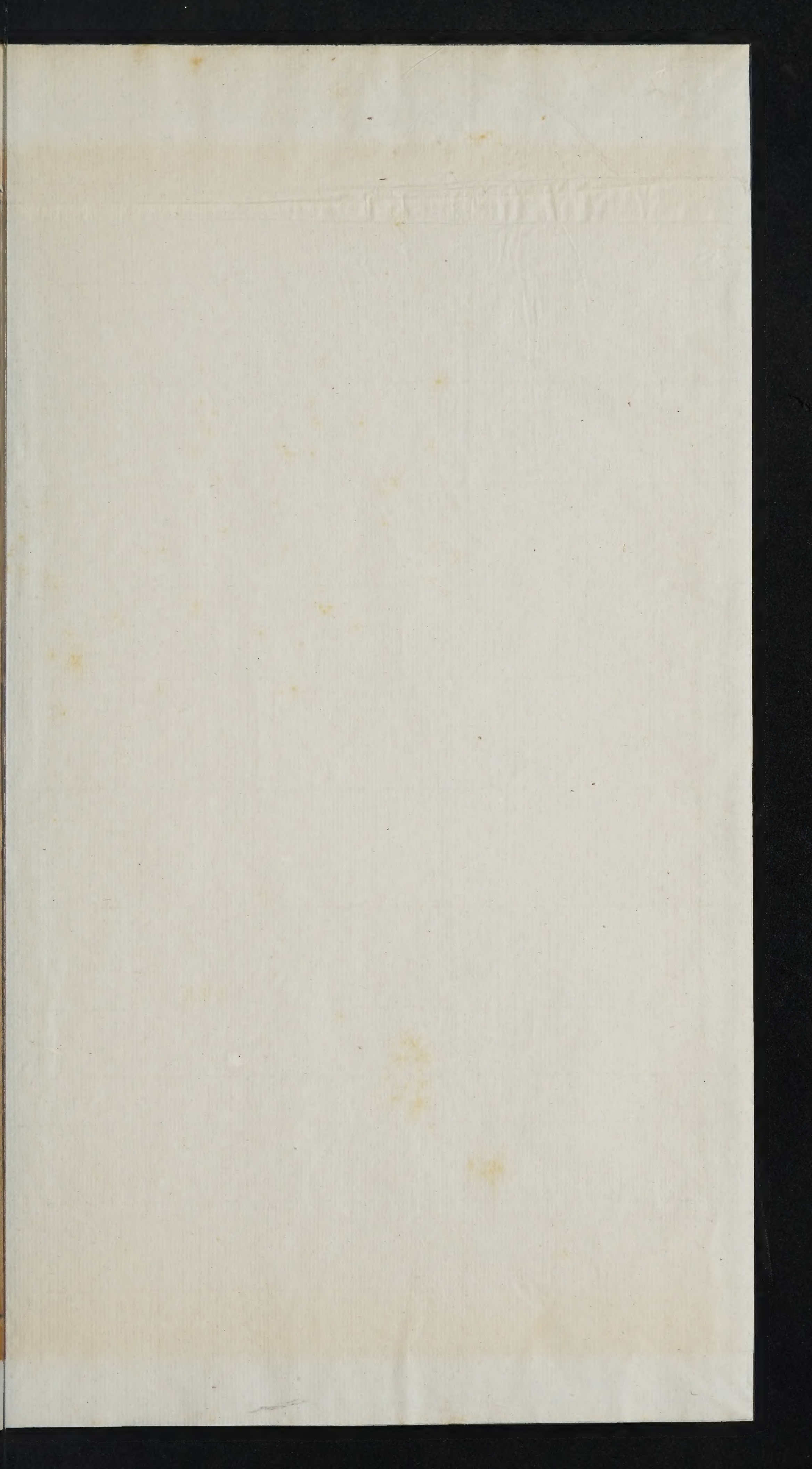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贈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尋陽）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

（齊賢曰）黃鶴樓在鄂州禹貢淮海惟揚州謝靈運詩序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洞庭見前海賦蹭蹬窮波今兩浙皆吳越之地北山移文春蘿罥月（士贇曰）曹植詩白日忽蹉跎南史范曄傳云時賢零落阮籍詩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楚辭惟草木之零落兮江淹詩結髮不相見

會稽風月好却遶

剡溪廻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荊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會稽郡剡溪在州東南王羲之曰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江陵有章華臺陽雲臺皆楚王所建荊州記郡西南岸有山名荊門在今荊門軍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亂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其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梁苑鄒枚事見前陶潛詩知音苟不存阮籍詩梁王安在哉士贇曰南史周捨傳今夕止可談風月禮記樂記唯君子唯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

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群齊賢曰史記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大盜指祿山慶緒鄭玄毛詩箋[illegible]

得風乃落屏風疊在廬山（王贊曰）復漢[illegible]
正中微大盗移國羅辛毘傳迅風之振秋葉晉庾闡
檄石虎文曰猶烈火之焚秋蓬衝飈之掃落葉也南
史王僧虔傳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恶
當拂衣去耳海鷗
事並見二卷注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永王軍中）

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
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
月甲子祿山以十五萬衆
反范陽十二月丁酉陷洛陽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
師玄宗幸蜀（士贇曰）劉琨詩有鳥[illegible]飛不遑休息後
漢書臧宮等賛曰電埽群孽風行巴梁晉書紀史臣
論曰三關電埽劉禪入臣袁紹檄曰操持部從七百
圍續宮闕晉書桓玄殷仲文論曰禍延宮闕楚辭恐
皇輿之敗績晉武帝紀曰曾未數年紀綱大亂海内

版蕩宗廟播遷盧諶詩王室喪師私門
英王受廟略
播遷列子曰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秉鉞清南邊雲旗卷海雲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人
弛張在一賢
〔齊賢曰〕盧子諒詩弛張使我歎〔士贇曰〕英王指永王璘也事始末見八卷永王
東巡歌注晉桓沖曰謝安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畧
鉞大斧也雲旗金戟並永王建節之儀也按禮記王
制賜諸侯斧鉞然後誅上林賦拖霓旌靡雲旗張平
子東都賦龍輅充庭雲旗拂霓戟門戟也按唐開元
禮郡王嗣王帶職事三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
戟幡帶氅副二十四條以五色物充禮記孔子曰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又
孔子家語一弛一張後漢書曰王常初起兵號下江
一霜臺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
眞金臺遙謁紫霞仙
〔齊賢曰〕霜臺謂侍御也水國江漢間也謝玄暉

辭隨王子隆牋曰契闊戎旃從容讌語[illegible]
之不酬應劭曰船上建樓曰樓船燕昭王築黃金臺
在易水東南十八里陸士衡詩輕舉乘紫霞王賁曰
後漢周舉傳曰昔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城國[illegible]
脩時貢職入覲天人老子
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
衆人熙熙然如登春臺
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決誓欲清幽燕
齊賢曰尚書大傳子夏居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
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東方朔曰非有先生積
土爲室編蓬爲戶劉裕曰草澤間有英雄幽燕祿山
巢穴王士贇曰南史劉裕曰不復能於草間求活吳越
春秋楚王作劒三枚一曰龍泉二曰太阿三曰王市
晉張華傳華令雷煥掘豐城獄基中有雙劒一曰龍
泉一曰太阿煥得劒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及華誅
失劒所在煥卒其子持劒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
出墮水使人入水見兩龍而已莊子曰天子之劒直
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

絶地紀此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晉祖逖傳誓清中原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齊賢曰謝萬曰四座皆猛將太史公自叙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漢志昴爲旄頭胡星也士贇曰張景陽詩顧謂四座賓陸機詩不惜微軀退又軍沒微軀捐鮑照詩捐軀報明主魯仲連事見二卷

贈武十七諤 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
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璧千里阻同奔
君爲我致之輕齎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

齊賢曰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要離事見前卷荆軻傳燕太子求天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楚辭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太白有子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搜神後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歸猿母自後至其家此人縛猿子於庭樹其母摶頰向人欲哀乞此人竟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腹視之腸皆斷裂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士贇曰鄒陽書曰精誠變天地班彪王命論精誠通于神明江淹恨賦人生到此天道寧論鄧攸傳曰天道

無知使伯道無兒楚辭願輕舉而遠遊趙景真與嵇茂齊書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易曰精氣爲物遊䰟爲變太白詩意謂遭亂之時不能與伯龠同奔而越在東魯今托武謌以致之輕齎涉淮者囑付之辭也雖未保其必達亦盡吾父子之情而已萬一不幸䰟其有知亦可無愧矣此詩由衷之語也

贈閭丘宿松

阮籍爲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風化清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

(齊賢曰)簡文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漢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後漢周章曰剖符大臣千里重任楊惲書曰是日也拂衣而喜(士贇曰)史孟嘗君傳置傳舍十日孟子一朝而獲十禽鮑照詩世事一朝異詩大序云上以風

化下漢王褒傳欲宣風化於衆庶謝靈運詩拂衣五湖裏江淹詩拂衣釋塵務夫子理宿松

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鳥還舊巢

遷人返躬耕（齊賢曰）唐宿松縣隸舒州（士贇曰）江淹詩誰能測幽微班固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漢書賛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任彥升策秀才文曰衣冠禮樂掃地無餘鮑照詩春風掃地起蜀志諸葛亮躬耕南陽何慙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

後却掩二賢名（齊賢曰）呂氏春秋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治今單州碭郡單父縣尚有琴臺郎子賤鳴琴之所陶潛為彭澤令今江州彭澤縣是也（士贇曰）晉書陳留阮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班固典引易奕乎千載揚子流千載之英聲

獄中上崔相渙（士贇曰）南豐先生叙曰明皇幸蜀永王璘節度東南太白卧廬

——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爲罪薄宜宥因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危朝霜賢相爕元氣再欣海縣康台庭有夔龍列宿粲成行

（士贇曰）鄒陽上吳王書曰胡馬遂進窺於邯鄲陸機詩胡馬如雲屯尚書血流漂杵戰國策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淮南子曰道始生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後漢郎顗傳助順元氣含養庶類陶潛歸去來辭載欣載奔魏志曹植傳文德昭則可以致時　羽翼雍夔龍也傳玄詩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

三元聖發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齊賢曰）漢書四皓侍太子入宴高祖顧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三元聖元宗肅宗廣平王是代宗兩太陽元宗肅宗

(士贇曰)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管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晉天文志曰日爲太陽之宗人君之象抱朴子辯問篇曰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莊子發乎天光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齊賢曰)宣秉拜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曰三獨坐禮記賜鈇鉞然後征(士贇曰)東漢書范滂爲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詩彤弓法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陶潛命子詩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書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齊賢曰)宋

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嘗募設陷穽均曰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今為民害咎在吏殘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良可一去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孟嘗還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珠與交趾比境嘗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守宰多貪穢詭人貪求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曾未歲餘去珠復還

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

（齊賢曰）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幸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漆甲成組文被練袍唐秋浦隸池州（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俊傑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晋禿髮烏孤載記論曰候月滿而窺兵接史記匈奴傳其俗舉事而候星日月月壯盛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此言月滿欲平胡因其動而應之兵應者勝有可平之理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漢書匈奴傳匈

奴處非地爽殺氣早降漢書李廣傳上曰將軍者國
之爪牙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後漢賈復傳
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顏延年赭白馬
賦覽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九區九服也白猿
甀劍術黃石借兵符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自憐
非劇孟何以佐良圖（齊賢曰）越女子遇白猿試劍術事見前卷注兵書有黃石公三
畧卽張良所遇下邳老人也崔豹古今注雌曰鯢雄
曰鯨左氏取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劇孟見上注壯士
贊曰劍術字出史荊軻傳魯勾踐已聞荊軻之刺秦
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兵符出史
魏公子無忌傳請如姬盜晉鄙兵符漢書文帝紀初
與郡國爲銅虎符注應劭曰銅虎第一至第五國家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嚴助傳武帝
曰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左傳敢不褭圖
左思詩夢
想騁良圖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遥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齊賢曰長安唐京兆府長安縣漢河平二年六月成帝封諸舅王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注謂呂霍上官趙丁傳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與李陵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歡呂氏春秋若嚮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士贇曰南史張充與王儉書曰實由氣岸疎凝情塗狷隔晉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夫子紅顔我少年章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齊賢曰謝朓詩獻納

雲臺表章華臺見前注（王贊曰）鮑照詩紅顏難長[illegible]易服漢書眭弘少時好鬭雞走馬曹植詩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班固西都賦序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麒麟殿詩式歌且舞劉安招隱賦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後漢書竇融拔起風塵之中

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

（齊賢曰）桃李指公卿歸祿山也正觀十六年置夜郎麗皐樂源三縣後為夜郎郡（士贇曰）予見以桃李向明開為公卿歸祿山非也太白詩意是指同時儕類如辛判官之輩因兵興之際不次被用為人桃李我獨遭謫也向明者向陽花木之義詳觀末句詩意顯然倘如予見所言殊失大體金雞放赦事見前

贈劉都使

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郎朱紱五十佩銀章

飲冰事戎幕衣錦華水鄉（齊賢曰）魏文帝典論東平劉楨字公幹曹植詩南國多佳人易朱紱方來毛詩三百赤芾朱芾斯皇漢儀銀印皆龜紐其文曰章莊子斬受命而夕飲冰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士贇曰）陶潛閑情賦承華首之餘芳史淳于髠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禮記五十而爵又五十命爲大夫又五十艾服官政晉王渾等傳論孫氏奄有水鄉陸機詩余固水鄉士

銅官幾萬人諍訟清玉堂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而我謝明主

銜哀投夜郎（齊賢曰）唐志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州廢來屬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爲銅官治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士贇曰）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荀子非相篇

日贈人以言重於珠玉
鮑照詩投軀報明主

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主人若不顧明發釣滄浪

齊賢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合絕曠身摧藏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毛詩明發不寐屈原漁父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士贇曰史平原君傳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宋樂志羅列自成行魏文帝著太宗論曰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孔融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陸機詩高談一何綺又四坐咸同志晉孝武紀論曰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又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劉琨詩云慷慨窮林中毛膝獨摧藏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蕭灑（齊賢曰）謝安石事見前卷注孟子洪水橫流此山移文蕭灑出塵之想（士贇曰）晉列女傳論橫流在辰南史樂志日暮有一流波

大賢有卷舒季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爲知音者（齊賢曰）何遜祖詩懸象迭卷舒論語寗武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毛詩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士贇曰）淮南子曰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毛萇詩註葉世也季葉季世也詩云彼何人斯魏志十五年下令曰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今天下得無未遇知音者乎陶潛詩舉世無知音上有一劉龔

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淸周秦保宗社（齊賢曰）史記秦伐韓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士贇曰）書曰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周禮春官小宗伯職掌建國

剛策曰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　登朝若有言爲訪南
遷賈　齊賢曰漢書賈誼爲博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
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天子亦不用其
議以爲長沙王太傅　士贇曰賈誼傳賈誼弱冠登朝
李尋傳災異對曰初出君登朝史田叔傳曰使人謝
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又扁鵲傳聞必有言也
語曰任有言曰南遷賈者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比於
賈誼也意謂劉若登朝而有言不妨及
之哉者天幸如賈生之宣室召問也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投贈卽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

齊賢曰韓非子曰解其長劍王子淵頌曰水斷蛟龍
陸剸犀兕廣異記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有胡求買
遂酬百萬劍明月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妻持
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貴價庭中有擣帛石因以劍

指之石遂中斷及明胡戴錢至取劍視之唯曰鋒光
已盡不復貿若問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
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鋩頓盡疑有所觸夫妻嘆恨
說其事【士贇曰】莊子去其危冠解其長劍史扁鵲傳
曰臣未嘗得望精光

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地遠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

【齊賢曰】楚辭驥垂兩耳中坂蹉跎吳虞翻
以罪遷交州時帝遣周賀乘海之遼東從
公孫淵求馬翻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刺史呂岱岱不
報後賀等還至成山為魏用豫所擊帝聞始思翻言
召翻會翻卒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為氣也韓詩曰
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有史陶潛傳論曰乘道遺耆
輝不屈其志諸葛亮出師表曰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陸機詩慷慨惟平生【士贇曰】世說周處嘆曰
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終無
所成范雲詩白日忽蹉跎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

太守良宰 江夏岳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僊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齊賢曰〕五星經云太上白玉京黃金闕史記方士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應劭曰崑崙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所常居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士贇曰〕史主父偃傳結髮游學漢書霍光結髮內侍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抱朴子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史李斯傳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九十六聖君浮雲掛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齊賢曰〕自秦始皇至唐元宗申國傳緒之君凡九十

六三國志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
德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左傳服冕
乘軒司馬遷書曰事乃有六謬不然者〔士贇曰〕語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固典引仲尼抗浮雲之
志史黥布傳提空名以鄉楚南史宋書張壞以百口
一擲山上得盧孟子曰爭地以戰爭城以戰班固荅
賓戲曰士雄諕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管子曰先王
制軒冕以別貴賤陶潛感士不遇賦既軒冕之非榮
豈縕袍之爲恥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
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廢也時
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
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
也江淹別賦
門遷客海上

學劒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劒非萬人敵

文竊四海聲〔齊賢曰〕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
劒又不成項梁怒籍籍曰書足記姓名而
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士贇〕
曰晉書張華嘗謂陸機曰人之爲文常患才少而子

超東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多

沾纓（齊賢曰）史世家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梁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無良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後漢賈彪志節慷慨（士贇曰）潘岳詩欲去復不忍史貨殖傳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嘆君倜儻才標舉冠群英開

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

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齊賢曰）史記魯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驃騎亭謝安建易言不盡意漢武欲征昆明夷爲有滇河乃鑿昆明池始製樓船以習水戰因名（士贇曰）漢朱雲傳好倜儻大節孫綽傳贊曰彬彬藻思卓冠群英鮑照詩祖帳揚春風書有苗弗率汝徂征漢志天馬歌籥浮雲左傳歌鍾二肆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

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齊賢曰〕唐幽州范陽郡東都賦戈鋋彗雲注矛盾也長鯨指祿山也天寶間以祿山爲平盧節度使兼柳城太守其後又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又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三鎮意益驕傷人皆知其必叛而明皇不知太白此時徒欲奉身隱於東海以避其禍而志猶不能已〔士贇曰〕楊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晉桓玄傳論曰乃至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郭璞江賦呼吸萬里吐納靈潮木華海賦噓吸百川洗滌淮漢又魚則横海之鯨吹澇則百川倒流選古詩脉脉不得語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齊賢曰〕楚辭挾長矢兮射天狼圖經黃金臺易水東南十

隗對燕昭王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遂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燒其宮室宗廟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馬而左綠耳王贊曰鮑照詩彎弧不解張又含歌攬涕恒抱愁史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未嘗不呼天也楚詞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張衡西京賦乃奮而騰驤史燕世家燕昭王於破齊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士爭趨燕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入至臨淄盡取齊寶貨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

蹉跎不

得意驅馬還貴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臥羲皇(齊賢曰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陶潛云高臥北窗之下自謂羲皇上人(士贇曰)張衡東都賦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彈嵇康琴賦華堂曲宴密友近賓後漢書紀曰郎官出宰百里列子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徵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齊賢曰)招魂云士女雜坐亂而不分詩醉言舞博物志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士贇曰)陶潛歸去來詞引壺觴以自酌漢酈食其傳賢豪不敢後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耀青娥宋書志樂歌曰羅列自成行謝靈運詩清歌拂梁塵)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

異炎涼齊覽曰踈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昔子建詩榮枯立可須士贇曰張景陽詩朝野多歡娛阮籍詩娛樂未終極老子飄風不終朝漢書平帝紀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選古詩兩宮遙相望程曉女訓曰春榮秋枯自然之理

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

士贇曰晉符堅載記論曰兩京殄覆九土分崩又曰晉室遭孽胡兵肆禍繁欽述征賦茫茫河濱實多沙塵謝靈運詩天地中橫潰又河州多沙塵風悲黃雲起楚辭草木搖落而變衰晉書八公山草木皆為晉兵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又季秋是月也草木黃落魏文帝詩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

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

兗渠公卿如犬羊忠讜醢與菹二聖出遊豫兩京遂
丘墟齊賢曰陳後主詩山河壯帝居祿山使崔乾祐
屯陝以窺京是時哥舒翰病廢在家上召見拜
兵馬副元帥將兵入萬并高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
于潼關安慶緒寇潼關翰擊却之有告崔乾祐在陝
兵不滿四千上遣使促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久
習用兵今始爲逆豈無備必羸師以誘我傷國忠疑
翰謀已言於上更趣之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乾
祐於靈寶西原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官軍會
戰乾祐伏兵於險乘高下木石官軍大敗乾祐進克
潼關執翰以東上幸蜀至馬嵬父老遮道留太子討
賊上許之太子乃還治兵于朔方晉書桓溫嘆曰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王
贊曰戴逵林棲賦曰幽關忽其離鍵西京賦曰卿福
帝居孫子兵法曰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主齊桓崇訓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崇祖曰曹操

全之投向與大業晉帝紀論曰據天下如驅群
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豈不哀哉李
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菹醢五臣文選范曄後漢
書二十八將傳論曰蕭樊尚猶縲紲信越終見菹醢

帝子許尊征秉旄控强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
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古

齊賢曰帝子指永王璘事見入卷注楚辭帝子降兮
北渚孫卿曰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尚
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士贇曰南史梁元帝初封湘
東王侯景陷建業長史王冲等拜箋請爲太尉都督
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王不許曰吾於天下爲不賤
寧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專征秉旄
見前註記樂記世事民之風雨也列子飄風暴雨不
終朝隋高炳竭誠盡節以天下爲已任莊子云終古
不忒楚辭長無絕兮終古

僕臥香爐頂飡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

桄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
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
翩謫夜郎天（齊賢曰遠法師廬山記山東南有香爐山禹貢九江孔殷在尋陽水軍卽永王舟師也周禮析羽爲旌通帛爲旃樓船見前士贇曰漢縣布傳提空名鄉楚魏書載曹公令曰昔趙奢竇武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陶潛詩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左思詩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群五湖見一卷）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爲負
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
交道（齊賢曰選古詩思君令人老良牧韋江夏也士贇曰漢董仲舒策殊方萬里史李斯傳秋霜降則草花落記孔子閒居曰日月無私照張藴古大寶

陸雲補浚儀令稱爲神明去官百姓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記曲禮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後漢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一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黍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慙禰處士虛對鸚鵡洲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齊賢曰史記附青雲之士黃鶴樓在鄂州劉表送禰衡與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爲章陵守尤善衡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射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爲賦衡因賦之筆不停綴由是鄂有鸚鵡洲樊山隸岳州峨眉縣明月峽巴峽巫峽並見前士贇曰陶潛詩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地始肅沈休文昭王碑蠻陬夷徼重山萬里江淹詩渺然萬里遊

紗窗倚天開水樹綠如

髮窺日畏銜山促酒喜得月〔士贇曰〕郭璞江賦巇如地闢谿天開毛詩綢直如髮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齊賢曰〕劉淵林注吳都賦云吳俗謂好女爲娃越艷越女詩云窈窕淑女古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曲解題云大垂手小垂手皆言其舞而垂手也吳均小垂手曲曰舞女出西秦躡影飛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士贇曰〕楚辭既含睇兮又宜笑神女賦含喜微笑曹植洛神賦披羅衣之璀粲珥瑤碧之華琚賓跪請休息主人情未極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齊賢曰〕荊山作章之詩也鮑照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士贇曰〕記曲禮賓跪前席劉琨詩曰不遑休息阮籍詩娛樂未於竟與黃素襟無

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塹鑿竹石閒縈
流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貴白璧一
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丹心（齊賢曰）禮書後世有祭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或施於公門或設於私家史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曹丘生曰楚人諺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阮籍詩曰青鳥明我心（士贇曰）按馮鑒事始開元禮開府郡王嗣王帶職事三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戟帶職事三品及下州刺史各十戟藩帶每副二十條以五色物充焉又張介然乃奏稱肯啓曰臣謂三品當給棨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宴閭里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晉裴楷云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五
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暖

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齊賢曰朝野僉載曰唐正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以餧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語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劉向別錄燕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温至生黍也韓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晉荀勖久在中書武帝以為尚書令或賀之公慴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漢書云賈誼謫長沙王太傅士贇曰魏劉廙疏曰起煙於寒灰之上唐志自魏及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禁近秉鈞持衡多承寵任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謝朓詩茲言翔鳳池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旄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

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齊賢曰鄒陽傳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漢車千秋爲高寢郎會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見拜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聞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左傳曰爲大國之憂戰國策秦惠王曰蘇秦約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上棲亦明矣長安圖經云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史記昴爲旄頭旄頭胡星也〔王〕贊曰詩云悠悠旆旌兩山太華首陽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後漢書竇憲傳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楚詞君不行兮夷猶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
仙郎久為別。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居。
多慚華省貴。不以逐臣踈。復如竹林下。叨陪芳宴初。
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魚。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轆轤回轉形若飛翔後漢志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三湘見前司馬遷曰萬死不顧一生莊子云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正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華省名郎若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本傳云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竹林七賢見前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士贇

遊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
編傳曰但問歲終何如鮑照詩遂臣對撫心

博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齊賢曰歸藏啟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于大梁史子無忌救趙事見前無忌留趙聞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乃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留趙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請公子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

侯者徒以有魏也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諸侯人之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士贇曰]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者言公子存趙救魏之功始終得侯生毛公薛公之力所以能保其身者是由盡心好士之效也此討太白蓋以公子無忌爲望鄭公而以侯生毛薛自期也

多君重然諾意氣遥相託

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與荷衣樂

齊賢曰選詩李布重然諾漢儀天子六馬諸侯五馬白日行云白馬黃金鞍漢文帝與太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離騷云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北山移文焚芰製而裂荷衣[士贇曰]江表傳翁慕曰太史慈氣勇有膽烈貴重然諾一以意氣許知己死亡不[illegible]傳曰意氣相期如此楚辭荷衣兮蕙

甞荷衣隱者草服也以喻鄭公云其勢分以貴下賤之義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

軒相思無終極腸斷朗江猿（齊賢曰桃花源在朗州桃源縣王贊曰晉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阮籍詩嫕樂未終極江淹賦行子腸斷古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斷人腸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

江上贈竇長史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齊賢曰伍子胥事見三卷註楚有章華臺池州鴈汊下八十里名長風沙（王贊曰漢求季布魯朱家事見九卷註）聞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戲西江水。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齊賢曰須

賈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劉伯倫酒德頌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隋煬帝幸江都以錦爲帆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餘霞散成綺[王]賓曰史記非附青雲之上惡能施於後世哉選詩遊戲宛與洛

相約相期何太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

齊賢曰西京賦齊榜女縱棹歌韋昭云榜擢也棹歌引棹而歌漢武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士]贊曰晉劉琨傳其意氣相期如此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鄴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猶乘飛鳧舄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

賢曰列仙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每月朔

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
舉羅張之但得雙舄視之即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
履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
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
於城西其夕縣東牛背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洛神
賦光潤玉顏江淹別賦曰至如一去絕國詎
相見期又曰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駕鶴上漢驂
鸞登天蹔遊萬里少別千年謝靈運詩陸展染白髮
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
行復出謝元暉詩澄江淨如練 吾曾弄海水清淺嗟
三變果愜麻姑言時光速流電與君數杯酒可以窮
歡宴白雲歸去來何事坐交戰 齊賢曰神仙傳漢桓
帝時王遠方平降於
蔡經家令人與麻姑相聞麻姑來乃一好女子年可
十七八入拜方平為起立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
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陶潛有歸去來
辭士贇曰陶潛詩倏如流電驚鮑照詩握君手把杯

酒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謝宣遠詩歡餘宴有窮沈約詩白雲隨玉趾靑霞結旌旗陶潛詩富貴常交戰道勝無戚顏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湄。借問久疎索。何如聽訟時。天淸江月白。心靜海鷗知。應念投沙客。空餘吊屈悲。

齊賢曰罷官解印也漢發嶓冢至漢陽大别山之東入江湄猶云濱也毛詩行露序伯聽訟也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投沙客指原也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渡湘水爲賦以吊屈原士贇曰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其二

鸚鵡洲横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祗是相思秋復春 齊賢曰鸚鵡洲在漢陽渡之上流謝玄暉詩長煙引輕素楚辭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漢口漢入江處在漢陽之東二里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士贇曰古杳壇操暑往寒來春復秋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爲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 齊賢曰南史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唐書肅州 張掖郡肅州酒

泉郡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禄瓜州之玉門置土貢曰漢書匈奴傳曰胡者天之驕子也張儼默記曰長驅祈山儼然有飲馬河洛之志

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常長何

齊賢曰江文通賦曰遷客海上故人郎韋南陵江淹詩乘鸞向煙霧咸寧中盜發張駿冢得紫玉簫安祿山自范陽獻白玉簫管數百士贇曰晉書宋纖傳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謝玄暉詩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謝宣遠詩四筵沾芳醴謝靈運詩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

昨日繡衣傾綠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

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

齊賢曰漢有繡衣御史選詩賓至下陳榻友來命綠樽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宛國出善馬漢伐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馬援擊交趾破之封新息侯擊牛饗軍士謂其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南半枯太守李之遜也徐庶曰方寸亂矣無益於事士贊曰莊子方寸之地虚矣後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沈休文昭王碑曰重山萬里曹植詩能不懷苦辛

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

齊賢曰開元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時人咸謂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山簡鎮襄陽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籬士贊曰魏志劉廙傳魏

諷庾翁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
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庾上疏謝
曰臣罪應傾宗禍宜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
揚波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
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
毋可以死效難用筆陳莊子燰然似春

頭陀雲月多
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
江南女兒歌權謳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
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齊賢曰)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天竺言頭陀此云斗
數斗數煩惱也王巾曾撰頭陀寺碑梁文帝書呂從
右鳴笳以啓路擢謳唱簫籟鳴西都賦棹女謳武帝
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此樓以黃鶴山得名赤壁
戰地百人山封峙在今鄂州上流八千里(士贇曰)吳
志孫權遣周瑜劉備敗曹操於赤壁故曰爭雄也張

衡東都賦曰七雄竝爭詩云式歌
且舞史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間
借問盧躭鶴西飛幾歲還(齊賢曰)歸藏啓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于大梁鄧德明記盧躭廣州人仕州爲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輙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能隨從叅預朝列化爲白鶴至閤前回翔欲下威儀以箒擲之得一雙履躭乃驚還就列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
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疏蘭生谷底人不

鋤雲在高山空卷舒(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
無所爲衣食營海賦蔀鱗甲吞
龍舟齊江夏王鋒著脩栢賦以見志明帝使人害之
江數嘆曰芳蘭當戶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謂乎亂記
云山川出雲(士贇曰)任公子釣魚事見一卷選詩平
生少年時刘向新序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
不得形於顏色漢田蚡傳墨墨不得意魏武帝樂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淮南子曰盈縮卷舒與時變化
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齊賢曰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
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大夫乘官車駕駟馬
如今州牧刺史赤車朱輪也(士贇曰)史司馬相如傳
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
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
駹近蜀道亦易通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
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
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
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

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柱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下也天門九

重閽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

明主收沉淪(齊賢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潘安仁射雉賦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笑彤庭以丹漆塗地也(士贇曰)宋玉招䰟云䰟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注曰天門九重皆使虎豹守其關鑰宋玉九辯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班固西都賦玉階彤庭李善注(漢書昭王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注曰彤赤色也以彤漆飾庭漢武詔曰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翰林秉筆回英盻麟閣崢嶸

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齊賢曰)漢宮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唐銀臺門在左右掖昇龍門相望(士贇曰)太白召見金鑾殿及供奉翰林

孳見本集序并前注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齊賢曰)白玉鞍見前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直千金西京雜記鄒陽酒賦綃綺爲席犀瑑爲鎭江淹詩綺席生浮埃南史刘穆之爲丹陽尹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送妻之兄弟漢陸賈見陳平曰吾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司馬相如諭告巴蜀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士贇曰)漢張湯傳造請諸公師古曰請謁問也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岳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爲(齊賢曰)陸機嘆逝賦序曰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指伯玉年十八父爲昏掃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唐書表朩王謂尉遲敬德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士贇曰)刘楨答文帝書曰發彩[illegible]時昔之外夢得池塘生

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遥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齊賢曰)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詩有神助謝靈運有登臨海嶠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詩一首沈約宋書云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謂之四友(士贇曰)臨海郡名羊羊璿何何長瑜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顧專城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戸笑相迎(齊賢曰)晋阮籍拜東平相法令淸簡東平鄆州也九域志南平郡爲渝州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酒

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太白自注南平時因飲酒過度貶武陵古樂府四十專城居桃源縣在鼎洲秦人避難居此左傳見子產如舊相識（王贊曰）吳孫楚傳非風之思感其素心古詩不如飲美酒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千將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齊賢曰）漢侍御史繡衣直指持斧捕盜李伯陽為周柱下史後漢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注今之禮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魏辛毗傳魏大會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堦而坐上問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

眦曰此謂御史簪筆以奏不法魏都賦抗旍則威險秋霜吳越春秋曰吳闔閭使干將鏌鋣作劍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爐中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鏌鋣而作漫理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四皓事見前謝靈運詩調笑輙酬荅晁錯策曰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士然莫能望陛下清光士贇曰張蒼傳秦時爲御史大夫主柱下方書荀悅申鑒人主怒如秋霜詩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白虎通曰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唐太宗問魏徵曰此來朝臣何故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書虎賁三百人注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梁蕭統四皓贊儲皇不安我德是顯

贈柳圓

竹實滿秋圃鳳來何苦饑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齊賢曰鄭玄毛詩箋云鳳凰之性非竹实不食魏武樂府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上贊曰魏文帝樂府曰薄暮苦饑古豔歌詞曰腸中常苦饑夫子即瓊樹傾柯拂羽儀懷君戀明德歸去日相思齊賢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瓊枝高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实張揖曰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禮記鳴鳩拂其羽士贇曰江淹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又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班固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黄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

鯨鯢未翦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齊賢曰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代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漢書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左傳晉侯見鍾儀囚使稅之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声秦師乃出士贇曰黄口及白龍事見前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不知天網設張已在綱目㸑鑊之魚期於消爛也鮑照詩邊城屢翻覆

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

齊賢曰二明主明皇肅宗也天寶初明皇召見太白金鑾殿使待詔翰林嘗三欲命白官為高力士所沮詔令歸山至乾元元年以汧永王事流夜郎此為兩遷逐也

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遥欣剋復美

光武安可同天子巡劒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宫迴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

齊賢曰唐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国寳符冊二月大赦改元四月甲寅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乙卯大赦曾子固序曰乾元元年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是也易曰雲雷屯又曰山下有險上而止蒙初上皇幸蜀至扶風父老皆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不肯留某等願率弟子從殿下東破賊上乃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喜輔佐之又諭太子曰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上遂入蜀太子自奉天北上陳倉杜鴻漸說太子往靈武七月甲子即位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九月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衆發鳳翔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其兵俶見葉護

紇爲先[illegible]

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癸卯大軍入西京留長安三日引軍東出十月廣平王至曲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嶺北郭子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虜中慶緒走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上載賁曰）屯蒙之義即易注始於冥昧及昧莫若蒙之義（蓋）大白遭晴昧之謗茲馬雪釋故取義云晉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張天錫徵之瑀指翔鴻示使曰此鳥也安可籠哉乃深逃絕迹齊劉善明謂沈攸之曰此巳籠之鳥耳晉王導曰魁復神州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後漢鄧禹說光武曰方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陸機辯亡論群雄蜂駭義兵四合楊維賊西壓月窟史年表太史公曰明天子兼文武席卷四海後漢馮衍傳皇帝席卷天下蔡邕釋誨曰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塵埃終軍傳

日六合同風

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

〔齊賢曰〕通監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着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丁未發行宮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自開遠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詣長樂殿謁九廟上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所謂日再中漢郊紀志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須之日却復中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册此讓位之本末也高祖斬蛇劍與傳國璽李斯所書者皆歷代傳之以為國寶〔士贇曰〕後漢

皇甫謐傳曰叱咤呼吸與雷霆前此如[illegible]

帝五載而成帝業班彪王命論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所以成帝業也鄭國語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若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殷周是也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漢董仲舒策曰傳之無窮施之罔極

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鑪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

齊賢曰光武謂馬援曰矍鑠哉是翁也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士贇曰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又曰臨鑪定銖兩方蓬方壺蓬萊也

贈張相鎬二首 時逃難在宿松山作後一首亦作晉載重寄張相公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白日四海暗胡塵

(齊賢曰)李斯扶王神器四海權心神器天位也天狼一星在東井南主盜賊爲害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紫宸天帝斯居春秋命曆序曰日出扶桑駕六龍以上下(士贇曰)晉書慕容德載記論曰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慕容恪載記贊曰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也班彪王命論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向曰神器帝位也晉書劉聰載記論曰昔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

昊穹降元宰君子方經綸澹然養浩氣欻起持大鈞秀骨象山嶽英謀合鬼神佐漢解鴻門生唐爲後身擁旄秉金鉞伐鼓乘朱輪

(齊賢曰)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賈誼鵩賦曰大鈞播物坱圠無垠詩曰誰秉國鈞傳燈錄慧可大師將欲受果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見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易曰大人者與鬼神合

其吉以漢書沛公入關秦王子嬰降還軍霸上項[illegible]
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遂夜馳見張良欲與俱去良
乃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婚姻令其言
沛公不敢背項羽沛公乃從百餘騎詣之鴻門見謝
項羽得解歸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好伯王大略楊國
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
遺歷侍御史元宗入蜀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
論事尋拜平章事詔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
帝還京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鎮汴州蕭嵩喻鎬爲子房
後身也尚書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楊揮報孫會
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毛詩伐鼓淵
淵（王贊曰）司馬相如封禪書肇自顥穹生民晉書王
導傳論曰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謀竟翦
吞沙之寇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班固涿邪山祝
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虞羲詩擁旄爲漢將汗馬
出長城漢劉向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

虎將如雷霆總戎向東巡諸侯拜馬首猛士騎鯨

鱗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聖智不失時建功及良辰齊賢曰詩云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左傳荀偃曰惟余馬首是瞻羽獵賦乘巨鱗騎鯨魚戰國策聖人不能為時時能不失時耳士贇曰詩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晁錯策草木諸産皆被其澤荀子曰令行禁止班固賓戲六合之内莫不沭浴玄德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東征賦選良辰而將行麗

虜安足紀可貽幗與巾倒瀉溟海珠盡為入幕珍馮異獻赤伏鄧生倏來臻庶同昆陽舉再覩漢儀新齊賢曰蜀志諸葛亮屯五丈原司馬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制之選詩辯海出明珠晉書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光武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誅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遂於是即位馮異與[illegible]諸將勸光武

即位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
異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謹重
之性耳異遂議上尊號無赤伏符事疑誤鄧禹傳光
武初安集河北禹杖節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
懽後漢書王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會者四
十二萬人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城中惟有入
九千人光武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出城外
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圍之數十重積弩亂
發天下如雨光武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
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
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
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却光武與三千人衝其中堅尋
邑自將萬餘迎戰陳亂漢兵乘之遂殺王尋城中鼓
譟而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更始將都洛陽以光
武行司隸校尉前脩宮府光武置僚屬作文移一如
舊章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王〕贊曰詩云仍執醜虜晉書
桓溫傳論曰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晉

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昔爲管將鮑中奔吳隔秦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卧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隣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倫齊賢曰劉越石詩棄置勿重陳太白自述時在宿松山宿松縣隸舒州同安縣王贊曰鮑照詩投軀報明主晉天文志百代不易之道也尚書睦乃四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班固答賓戲曰皆躡風雲之會後漢馬武傳論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力班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亞夫得劇孟敵國空無人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大塊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儻不合歸老漢江濱齊賢曰漢劇孟傳吳楚反時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晉載記王猛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鮑照野鵝賦對鍾鼓之悲辛莊子夫塊意氣其名爲風宋玉風賦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自漢中以下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皆日漢江士贇曰漢周亞夫傳曰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漢書踈廣踈受曰今仕宦至二千石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年篤老皆許之

其二

本家隴西人先爲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若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齊賢曰唐宗室世系表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

女華生皐陶爲堯大理生益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紂時理徵以直道不容得罪而死其妻契和氏與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利貞生昌祖爲陳大夫家于苦縣生彤德彤生孫碩宗周康王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其後有李洪爲秦將軍生曇常柏人侯生四子崇辨昭璣崇爲隴西房璣爲趙郡房崇生瑶瑶生信信生超超生仲翔翔生尚成紀令因居成紀尚生廣二子長曰當戶生陵次曰敢生禹其後李弇爲前涼張駿天水太守太守生昶昶生暠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隋末其先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因家焉見生白白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劒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

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
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賜食親
手調羮有詔供奉翰林王亮謂姚襄曰公英名蓋世
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望氣王朔與李廣曰禍莫大
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士贇曰）漢叔孫通傳
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荀子曰功積如天地唐房玄
齡曰秦王功蓋宇宙史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
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又須賈曰
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
上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

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
英烈遺厥孫百代神猶王

（齊賢曰）寰宇記肅州昔月
支之地漢武時為武威酒
泉郡崆峒山在郡東爾雅曰北戴斗極為崆峒崆峒
之人武西主金故秋謂之金風王去聲（士贇曰）梁元
帝纂要曰秋風曰金風詩云貽厥孫謀書云有典有
則貽厥子孫後漢楊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晉陸雲傳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

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讒毀（齊賢曰太白未裴長史書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與韓荊州書曰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公卿漢高祖隆準而龍顏言召見之時御手調羹步輦降迎也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言供奉翰林也海賦蹭蹬窮波注云失勢貌言高力士激貴妃泪抑之也（士贇曰班固漢志新莽居攝使甄豐攷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漢揚雄傳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揚雄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左太冲詩作賦擬相如魏志曹爽傳世蒙殊寵夏侯尚傳各受殊寵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鮑照白紵舞歌辭曰桂宮柏寢擬天居又詩曰層閣肅天居想像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戎虜盈朝市石勒窺神州劉曜從天子（齊賢曰晉懷帝永嘉四年六月

劉元海死聰弒兄和而自立授石勒汲郡公五年劉
粲率騎三萬會劉曜王彌寇洛陽陷之帝出華林
園門曜等追及遂焚宮廟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
萬餘人勒歸功於彌曜遂出屯許昌帝蒙塵於平陽
士贇曰謝靈運詩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
反正江左又蹴圮晉書劉聰載記論曰昔幽后不綱
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孟子曰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齊宣德皇后令曰衣冠泯絕
禮樂崩喪南史梁武帝紀論曰衣冠斃鋒鏑之下老
幼粉戎馬之足晉書樂廣傳論曰犬羊之侶鋒鏑如
雲晉書慕容恪載記曰鋒鏑未交白清淪境衝輣暫
擬柴陌成墟晉書石勒載記論曰朝市淪胥若流觚
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又慕容垂載記[illegible]
市朝遷改艱虞靡息晉孝武紀論曰神州赤縣淪[illegible]
被髮之鄉馮跋載記論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
里神州遂混之爲荒裔鳴名賓位咸假之於雜種呂
篡載記論曰竊號神州劉聰載記論曰今胡寇不仁
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而執蓋劉聰竟得

壽終非不幸也撫劒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齊賢曰】左傳子朱怒撫劒從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杜預注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士贇曰】後漢臧宮傳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晉謝安傳吟嘯自若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雖心能無發憤者也史荆軻傳田光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而馳千里魏武帝樂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袁崧漢書王允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晉明帝紀論曰去哀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陵闕後漢范滂傳滂爲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登清天下之志六合灑霖雨萬物無彫枯我輩一杯水自笑何區區【齊賢曰】說命曰用汝作霖雨【士贇曰】左思詩咄嗟復彫枯孟子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李陵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漢書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藩臣

入楚元王傳豈爲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小貌嵇康書曰雖有區區之諴亦已疏矣

因人耻成事貴欲决良圖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惟有安期舃留之滄海隅【齊賢曰】史毛遂曰公等録録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左太冲詩夢想騁良人拘村子安期留舃事見二卷尚書至于海隅【士贇曰】魏志周訪爲成與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何功之有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齊賢曰】樂府猛虎行古詞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陸士衡亦有猛虎行見三卷註郭璞詩云借問此誰何云是鬼谷子

宿清溪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裏簷楹掛星斗枕席響風水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齊賢曰）九域志池州治貴池縣有清溪鎮（士贇曰）楚辭云猿啾啾兮狖夜鳴

繫尋陽上崔相渙三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迴造化筆或冀一人生（齊賢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秦爲反間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秦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射殺趙括四十萬人降起起挾詐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其二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

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齊賢曰史記秦圍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食客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毛遂前贊願備員遂定從而歸其後曰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士贇曰按此一首詩乃是仝檃括葛洪西京雜記・段之語今錄于下曰漢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隷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母見以疑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人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

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旦之爲朔車之旋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太白引此事者亦自况其遭誣耳漢鄒陽傳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史虞卿立談白璧一雙

其三 此一首恐非上乘相亦恐非太白之作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爲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齊賢曰襄陽耆舊傳赤帝之女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曰巫山之女又楚襄王神女事見二卷漢李延年歌曰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齊賢曰郭璞詩京華豪俠窟賈誼傳見前今長沙有賈誼井尚

有臣賛臣已上[illegible]
作吾故並置卷末以別之以俟具眼者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